

周湖塘和天打岩

人文山水

□朱道初

从前，大嵩江大潮未建之前，整条江潮起潮落，终年呈现通海大江的汹涌气势，波涛澎湃，水色浑浊，帆樯林立，少有平静无浪的时候。除了石结构的大嵩桥一桥雄起，耸立在大嵩咸祥两镇之间，成为横亘在两岸之间的通途，其余地方两岸渡江一律要靠人力舢板摆渡。这些江渡口大都以村落命名，如周湖塘渡、龚家沙砬渡、教场渡等。乘客始下渡船，舢公用竹篙支开船身，即弃篙用力摇橹，可此时舢板并没有朝着正对岸行驶，而是剑指逆水方向一摇一板，待到舟行半江，初次乘渡船的乘客心里愈加惊诧方向不对，正要出声发问之时，忽然间舢公不再用力，而是让渡船自然地顺着潮水往下余，船也就很快地抵达到了彼岸。

笔者年稚时曾两次往返周湖塘渡，就有了以上的经历。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仍然留存着很深的印象。那时从咸祥出发，先到棧山村，它是大嵩江周湖塘渡的此岸，而彼岸便是周湖塘村。想起以前有首流传的童谣：“叮叮当，卖小糖，棧山走过周湖塘”，大概是随口吟成的吧，似乎想说两地没有什么阻隔，摆渡来往非常便当，其实这是大谬不然。或许它只是当年乡民借此童谣来表达无惧江潮风险的心情吧？要说两岸来往方便，那只有在在大闸建成，海潮被拦，大嵩江改为内河，沟通两岸的桥梁比肩而立之时，这才符合实际情形啊。

这周湖塘面临大江，背靠大山，该大山即是著名的福泉山脉。福泉山脉为鄞县东乡主山，此地群峦连绵，岗岭起伏，山坡民舍大都建筑在山溪流淌的一侧，风景相当秀丽。引人入胜的“天打岩”就与周湖塘紧相毗邻。走出周湖塘村口没几步，从山下往上望去，只见近山巅碧绿葱翠的毛竹丛和枝蔓横生的杂树丛中露出一片岩石区，其呈方正状的巨岩往外扑出，被称作“天打岩”。曾打听为什么叫天打岩，传说因雷打电劈，岩石爆裂，所以叫做天打岩。有资料称：“岩石位于山腰偏高处，岩身高达五六十米，占地面积达两千多平方米，整个岩石被分成两半，一高一低，耸立相峙。”还有人描写道：“这两半块岩石就像两把雌雄宝剑直插云霄，堪称奇景。”不过从远处山下眺望，多被林木掩映，那岩石似乎并不见得那么大，那么高，这大概与人的错觉有关。心理学上有“错觉”一说，因为距离和背景的缘故导致认知误差，这在大千世界中往往不算罕见。要真正认识天打岩，还得接近它，观察它，光凭在远处山下看，是难以认清庐山真面目的。

天打岩因为石崖突兀奇崛，林木杂竹密布，所以它不但是从前山民砍柴打猎的好去处，而且也是附近人士赏玩峥嵘山色的有名景点，成为这一带居民的骄傲。不过要从天打岩村的后山往上攀登，那可十分不容易。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位诗人曾经作诗感叹古道难行，他们是东陶西岳籍的张成（君武）和咸祥籍的朱芝篆，他俩曾经携手由后山登上天打岩。前者在其《天机楼诗草》中描述自己手足被荆棘刺破，导致多处出血的窘境；后者在其《夔庐诗草》中为天打岩作了大量描写。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前缀有小序：“岩裂为三，峭立千仞，与岗相绝，望之若塔中峰，不可攀，少坐右岩而还。”他以为天打岩一分为三，与今说不一，不过这只是角度不同所致。他还认为岩石基座像塔，而岩顶似峰，这个比喻颇富创意。

因为是首歌行，诗比较长，共有八联：“甬东之山长郁郁，天打兹岩视奇崛。覆船虽大失平圆，乡里数异常首屈。包涵不若覆船多，大嵩江左独峨峨。疑塔矗立仞几千，暗依山椒是覆船。岩依覆船谁相似？戴笠牧童行牛边。偷晴日昃抵衣上，横岗倒下岩踞西。岩开二裂可挂布，中峰差尖二峰低。低可敲棋尖可依，陡绝冈头如俯犀。”首联写天打岩是山中奇崛之景；二联至五联四处以覆船喻岩，中间插以“塔”和“戴笠牧童行牛边”之喻，层层推进，先模糊写岩形，再暗指岩裂；后写此喻与塔喻的关系（“山椒”为传说中山鬼），最末又以戴笠的牧童放牛之喻比照岩石覆船之喻，意在写完天打岩的“奇崛”和奇“异”之景，可谓煞费苦心。七至九联写落日西下的登山情景，分别描述了三峰的各自特点。

地理风物

话说上马石

□陈武耀

参观鄞州高桥镇的一家民间博物馆时，竟在边上意外地见到了一块上马石。细问之下，才知是从北京运过来的，据说重约一千公斤。从侧面看，上马石呈L形石阶状，有两步台阶，每步台阶高约30厘米，有简单的雕饰，因年代久远，图案已漫漶不清。

上马石在南方似乎很少见，多见于北方，这与北方多马有关。在以马代步的古代，官宦贵族或大户人家的宅门前多置有上马石，而且是两块，另一块相对应的即为下马石。顾名思义，上马石是供主人出行登高踩踏之用，下马石则供主人回来时下马用的，但由于顾及语言禁忌，“下马”被认为不吉利，因而一般不叫下马石，习惯上通称上马石，寓意官运亨通。

其实，上马石按形状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制简单的方形、长方形石块，另一种为阶梯形石块。其材质有青石、花岗石，也有汉白玉，一般不加雕琢，考究的经过精细雕琢，石面有飞禽走兽、瑞鸟祥云、花草山水等图案，丰富多彩，不一而足。有的还给图案涂上了色彩，和宅门及照壁相映成趣，显得十分富丽堂皇。

上马石的形体大小也与官职大小、富贵程度成正比，随便不得。假如搁在普通百姓的家门口，那是不可能的，既不协调，也不允许的。所以上马石的功能之一，是用来显示主人等级的，具有地位象征意义。在古代，马是代步的主要工具之一，当主人外出时，仆从也要骑马，前呼后拥跟随左右。如果宅门前没有上马石，可见该户人家出行基本靠走。因此，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上马石更多的是被赋予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地位高的人家上马石多为汉白玉制，其次为青石或花岗石。上马石的另一功能，当然是为了方便上马，具有实用功能。每当主人欲外出时，仆从便牵马备鞍至上马石前，主人就可轻易地脚踏马蹬、跨上马背，这对年老或个矮的主人来说简直是帮了大忙。

据考证，上马石在我国秦汉时期就有了，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过那时主要置于驿站，供驿卒换马时上下马之用，以便快速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也绘有上马石，置于大宅门前的一侧，可见上马石作为一种既有实用性又具装饰性的民居艺术形式，已被广泛认同。明代时，全国有驿站两千多座，上马石的数量便可想而知，而清代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马上得天下”的清统治者崇尚骑马狩猎的祖习，曾有满族官员无论文武，外出均需骑马的规定，所以旧时北京的王公贵戚府邸、大四合院门前的上马石屡见不鲜。此时，上马石的宅第等级的地位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方便上下马的功能。

在我国，以“上马石”命名的村子不下二十个，浙江省就有好几个，河南省的信阳市也有个上马石村，据说它的来历还与西汉末年的外戚王莽有关。相传当年王莽曾到过这里，由于他个子矮小，不易上马，就在此地放了一块上马石，于是人们建立村庄后，便以此为村名，一直沿袭至今。不知道浙江省的那几个上马石村，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传说？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上马石早已失去了它的地位象征和实用功能。除了进博物馆供人观赏，据说在一些地方也成了有些人家的镇宅辟邪之宝；也有摆在茶馆门前的，吸引着过往人群的好奇目光。

古迹传说

梁山伯庙

□林江云

在城西高桥镇邵家渡口的堤坡旁，有一座建自东晋的梁山伯庙，距今已有1600多年。它是全国唯一的梁祝庙宇遗址，晋庙同古墓葬共存一地亦为国内独有，也为我国四大爱情传说之一的梁祝故事源自宁波，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实证。

梁祝故事与其他传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留存有真实姓名的人物和地方志的案录：在东晋初，会稽郡的鄞县（今鄞州区）确有梁山伯其人，也有上虞祝英台女扮男装，与之同窗求学的记载。有史说，梁山伯生前曾做过两年的鄞县令，后在为民治水患时因公殉职，葬于城西十里高桥镇余姚姚江边的堤坡下。人们为敬奉他的功绩，筑造庙堂谨以祭拜。此庙始建于东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名为“梁圣君庙”，民间俗称“梁山伯庙”。

最早把梁祝遗迹载入官方地理志的，是唐初梁载言的《十道四番志》，文中说：“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家，即其事也”。最早以笔记形式记载的是晚唐（公元851年）张读的《宣室志》，书载：“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山伯后为鄞令……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塚’”。

梁祝忠贞不渝的爱情经典深得当地民众的青睐，宁波有句老话：“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旧时，当地民间每年有梁山伯庙会。在每年农历的八月初七夜，四乡八地的香客游人齐聚庙殿内，为梁祝神坐夜祭祀；初八日起有历时四天的大型庙会活动，其间的重头戏是抬庙神出殿去各乡巡游，热闹非凡。直至日寇侵占宁波，庙会才难以以为继，但初七坐夜的旧俗还是在一些地方保留了下来。

梁山伯庙在上世纪中叶有过两次劫难，先有公社化时将庙堂改作生产队的粮仓，坟土被挖去造砖头；后在文革时又遭到拆动清理。直到1984年才获得就地修建，恢复原貌，并扩展成了梁祝文化公园。

2007年10月8日，由国家民协发文命名鄞州区为“中国梁祝文化之乡”，同时批准宁波市筹建“中国梁祝文化博物馆”。经过几年的闭园改造，梁祝公园的一期改扩建项目如期完成，已正式对外开放。那具有魏晋古建筑神韵的“中国梁祝文化博物馆”，如蝴蝶展翅般屹立在千年古墓旁，与焕然一新的“梁圣君庙”遥相呼应。

投稿邮箱：srf@cmb.com.cn

配图 龚国荣 摄